



翁渝国



东方式细腻和西方式胆量

作为郭加强和朱晓东的研究生，翁渝国感叹，自己的老师及阜外医院的同仁们在建院初期，在没有任何帮助、没有任何信息来源的情况下，靠着中国人的智慧和一往无前的探索精神，创造了多项医学奇迹，缩短了与当时世界的差距。

翁渝国在德国被誉为外科“金手指”。与他同台过的中国医生也都惊叹于他手术的速度和精细准确程度。他主刀，助手常常跟不上节奏。当然，东方式的细腻加上西方式的胆量，还不足以概括他的成功之道。

坎坷求学

翁渝国祖籍浙江省宁波市，战争期间父辈逃难到重庆。1946 年 9 月，翁渝国出生在山城重庆。

翁渝国的父亲是手艺人，靠技术养活一家人。新中国成立后，4 岁的翁渝国随一家人移居上海，在上海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光。

1964 年，翁渝国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医疗系。1970 年，大学刚毕业的翁渝国到阜外医院进行了短期的专科培训学习。

那时翁渝国就非常注意外科医生基本功的训练，埋头刻苦学习。北京协和医学院规定，实习学生不可以进入手术室。他却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进到手术室里去做一些外科医生的基本工作。

毕业后，翁渝国被分配到西安省立医院。翁渝国在那里做了 6 年的普外科住院医师，又做了 3 年的心脑血管外科主治医师。在此期间，翁渝国还做

过一年赤脚医生，每天能赤脚步行 10~20 千米行医。在条件艰苦的情况下，翁渝国拆门板做成手术台，给乡亲们手术。

1979 年，郭加强、朱晓东首次联合招收研究生，翁渝国考取了两人的研究生资格，得以再次回到北京协和



1981 年，翁渝国在协和医学院阜外医院获得硕士学位（左起，朱晓东、刘晓程、郭加强、吴清玉、翁渝国、薛淦兴）

医学院及阜外医院学习。两位老师为他制定的研究课题是心脏瓣膜病，从此开启了他心血管外科的职业生涯。1981年，翁渝国顺利取得了硕士学位。

翁渝国说，阜外医院的严格培训、老师毫无保留的技术传授让他锻造了扎实的手术基本功，成为一名优秀的专科医生。老师的言传身教也让他极具创新精神，让他有自信将自己的手术特点定位在“别人能做的我要做，别人不能做的、新的、难的手术我也要去做。有些甚至是根本治不了的疾病，我也要尝试去做。就是要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

倾囊而授

1966年，阜外医院全年只做了4例体外循环手术。

1971年，侯幼临突然离世。郭加强主持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工作。郭加强不畏艰难，重新建立了体外循环常规、心血管外科手术常规，创立了国内第一个正规的心脏外科术后ICU，奠定了心血管外科基础。

1979年，翁渝国考入阜外医院时，心内直视手术还没有心肌停跳液，全靠体外循环降温，手术时心包内持续用冰水浇灌，不仅费事、费时，并且不可靠。为此，郭加强首先引进和提倡用心肌保护液（St. Thomas液）。手术时为了防止致命的左心膨胀，他建议用左心引流管。对于急性心肌梗死、终末期心力衰竭患者，他认为应早期使用机械辅助装置。1979年，在郭加强的坚持下，阜外医院引进了我国第一台主动脉内球囊反搏装置。



1982年在德国柏林翁渝国夫妇与郭加强院士合影



求学期间和朱晓东院士合影

翁渝国说，郭加强在心外科领域许多的手术细节上的经验深深影响了自己，同时也影响了我国心外科的持续发展。郭加强立下的手术规矩、手术技术和制度等至今仍在临床应用，对我国心血管外科事业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也为翁渝国之后在心外科手术方面的出色表现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现在他被津津乐道的出神入化的手术技术，都源于当时打下的扎实基本功。

翁渝国的另一位恩师是朱晓东。朱晓东从英国留学回来时，我国还没有人工心脏生物瓣膜。朱晓东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牛心包生物瓣实验室。经过动物实验、临床使用、长期随访，生产了我国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人工心脏瓣膜，造福了无数心脏瓣膜病患者。

翁渝国非常尊重并感恩自己的两位老师。两位老师在心脏外科技术上精益求精，并孜孜不倦指导年轻医生和学生。他认为阜外医院成为全国心血管专科医生培训之地，得益于两位老师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技术倾囊而授，对我国心血管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著书立说给心脏外科医生手术作参考，极具指导意义。朱晓东所著《心脏外科基础图解》被翁渝国当成工作手册，带到国外，让他终身受益。他说自己的很多著作都参考了两位老师的书。

翁渝国在阜外医院的研究课题和工作方向主要是二尖瓣病变。阜外医院的大量病理标本也让他在感性上对二尖瓣病变有了深刻的认识，为他今后的心脏外科工作打下了扎扎实实的基础。

与时俱进

在阜外医院的三年研究生时光，是翁渝国科研的启蒙和技术上的飞跃时期。他将自己感受到的阜外医院精神归结为四点：团队协作，与时俱进，精益求精，无私传授。

医学是需要协作的科学，翁渝国说这点对心脏外科尤为重要。心脏手术不是一个外科医生能够完成的。复杂的血管疾病在整个治疗过程中需要影像科室的配合，如心电图、心血管造影、超声心动图、血流动力学和 CT 检查，用来指导手术方法，判断手术的效果。手术时需要麻醉师、体外循环灌注师、手术后监护团队等的协助，各个环节缺一不可。阜外医院心脏外科有今天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和医院的团队精神不可分割。

翁渝国认为，如果说 60 年前阜外医院的心脏外科和世界心脏外科几乎同时起步，今天的阜外医院的心脏外科已经是这个领域的佼佼者。

翁渝国特意用了“与时俱进”的说法。阜外医院的成就得益于创院的老一辈专家们将创新作为医院的精神之一，也得益于广开大门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心血管外科人才，带动全国共同进步。

翁渝国始终关注着阜外医院的发展。他认为对技术精益求精是阜外医院一贯的追求。

翁渝国说，常规的开胸心内手术技术现在已经很熟练、安全，但近年来微创手术的发展使得心脏手术创伤更小、恢复更快。阜外医院紧跟时代甚至引领时代发展，不断完善和推进手术发展。心脏移植是挽救终末期心力衰竭患者的唯一治疗手段。由于供体短缺，无数这类患者等不到供体就面对死亡。阜外医院在世界发达国家临床使用人工心脏的同时也开展了这项技术，使得终末期心力衰竭患者可以利用人工心脏等待合适的供体。人工心脏都要进口且昂贵，阜外医院因此开发了有自主产权的同类产品。在心脏外科发展的同时，阜外医院的心外科和心内科一起进行了介入和杂交手术，使得心血管疾病治

疗更具个性化，也更合理和安全。

“从我到阜外医院的第一天起，我就看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进修医护人员。”翁渝国说。一直到今天，阜外医院为全国培养了无数的心血管专业人员。阜外医院的几代宗师传授给他们的不仅是精湛的医疗技术，更多的是医道和医德。那些到过阜外医院进修的医护人员都成为整个医疗行业中的佼佼者。

扬名海外

1981年，35岁的翁渝国取得硕士学位之后，受德国心脏中心院长 Sebening 教授邀请，到慕尼黑 Ludwig-Maximilian University 攻读博士学位。他的课题是当时新型的人工机械心脏瓣膜 Björk-Shiley 的临床研究。

因为是临床研究，所以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翁渝国每天的工作就是参加各种手术。1981年，德国的心脏外科也刚起步不久，全西德的心脏外科手术仅10 000例左右。初到德国，因为语言上的障碍，每天手术后，翁渝国还要参加德语课程。刚开始，翁渝国做第二助手，一年后就成为第一助手。他三年取得

了医学博士学位。

毕业后，经 Sebening 教授推荐，1985—1986年，翁渝国到位于巴伐利亚州的奥格斯堡中心医院心脏外科工作，并开始独立手术。1987年应德国心脏中心（柏林）院长 Hezter 教授的邀请，翁渝国到那



翁渝国与其他学者创建德国柏林心脏中心，并任副院长



gesund: Norbert Hilbert
joger wieder arbeiten.

Weltrekord: Reiner Hege lebt schon
seit 465 Tagen mit Kunstherz.

Lebensretter Kunstherz: Berliner Ärzte und ihre Rekorde

implantierbare Pumpe
technisch möglich
Bericht von Schulthes

Hilbert kam kaum mehr
in hoch, litt unter Atem-
schwierigkeiten. Im Sep-
tember wurde ihm ein Kunst-
herz implantiert. Meist folgt darauf
eine Transplantation. Doch 244
Tage nach der Operation enthielt
das Kunstherz zu entleeren, weil sich
das Herz in der Zwischenzeit wie-
der erholt hatte. Doch laut Hege
wird es immer Fälle geben, bei
denen ununterbrochene Unterstüt-
zung notwendig sei.

Einen Weltrekord hat das Her-
zenzentrum schon zu verzeichnen. So
lebt der 38-jährige Patient Reiner

Problem: Das Kunstherz, dessen
Steuerungssystem bislang außerhalb des
Körpers arbeitet, kann zur Zeit nur
vorübergehend eingesetzt werden.
So experimentiert das Herzen-
trum mit Pumpensystemen als Dauer-
lösung. In einigen Jahren werde
nach Einschätzung Heizes ein
vollständig implantierbares Kunst-
herz zur dauerhaften Unterstüt-
zung des Herzens verfügbar sein.

Zwar ist es wie bei Hilbert in
drei weiteren Fällen gelungen, das
Kunstherz zu entfernen, weil sich
das Herz in der Zwischenzeit wie-
der erholt hatte. Doch laut Hege
wird es immer Fälle geben, bei
denen ununterbrochene Unterstüt-
zung notwendig sei.

Einen Weltrekord hat das Her-
zenzentrum schon zu verzeichnen. So
lebt der 38-jährige Patient Reiner



Oberarzt Yugo Wong operiert Betina Reichelt. Sie war sieben Tage
mit einem Kunstherz angeschlossen, hat heute ein Spenderherz.
Foto: Harms

terstützung seines kranken Organs.
„Ich kann einkaufen und mit ab-
und zu sogar ein Fußballspiel
anschauen“, freut sich der ehemali-
ge Dachdecker des „neuen Le-
bens“. Er trägt ein schwarzes Kö-
ffchen bei sich, das über eine Lei-
tung durch die Haut hindurch eine
Linksherzpumpe mit elektrischer
Energie versorgt.

Künstliche Pumpen setzt das
Herzenzentrum auch bei Kindern ein,
wie etwa vor drei Jahren bei der
heute 17-jährigen Betina Reichelt
aus Görlitz. Sie wurde mit nur ei-
ner Herzkammer geboren. Nach ei-
ner Operation im Alter von zwei

Jahren eine Herztransplantati-
on. Sieben Tage lang war sie mit
einer modifizierten Herz-Lungen-M-
aschine angeschlossen. Dann
wurde ihr Herzenzentrum-Arzt Yu-
go Wong ein Spenderherz im-
plantiert.

Seit 1990 wurden 19 Kinder in
das Herzenzentrum im Alter zwi-
schen zwei Monaten und 16 Jahren
mit einem Kunstherz angeschlossen. Mit-
lich geworden ist das durch klei-
nere Maschinen, die seit wenig
Jahren in den USA und in Ber-
lin hergestellt werden. „Das Berli-
ner Herzenzentrum“, sagt Hege stolz, „ist
das erste Krankenhaus, das Blutpumpen bei 8

1995年10月18日柏林报纸报道德国心脏中心
使用人工心脏救活病人，创造了世界纪录

里工作，3个月后从主治医师开始主管了全院的心脏外科临床工作，担任德国心脏中心（柏林）副院长。在那里，翁渝国完成了无数复杂的心脏外科手术，创造了许多医疗奇迹，保持着至今无人能破的手术记录。

1981年到德国初期，他在慕尼黑大学做临床博士。限于德国外国人法的制约，他工作期满后就得离开。可那时，他的业绩已经被同事们认可。就在他准备离开医院时，同事们罢工了。同事们说：“如果翁走了，我们就不干了。”

从1981年在慕尼黑的德国心脏中心开始，翁渝国在冠状动脉、心脏瓣膜、

复杂先天性心脏病和主动脉外科上得到了培训。1987年后又继续在心脏、肺和心肺移植及人工心脏上积累了临床经验。每天按2例手术计算，每年估计他至少要进行500例以上的手术。

30多年来，翁渝国完成了不少于10000例手术。保守估计心脏移植800例，肺移植350例，心肺移植90例，人工心脏1000例，各种复杂的先天性心脏病如大动脉转位的Switch手术350例，还有左心功能发育不全的Norwood手术近50例。翁渝国曾第一次在世界上成功采用心脏辅助装置治疗中末期扩张型心肌病，是世界上独立完成心脏移植和使用人工心脏辅助装置最多的心脏外科专家之一。

万例心内直视手术，这个数字是很多大医院历史上所有心外科医生手术总和都达不到的。与他同台过的中国医生都惊叹于他手术的速度和精细准确程度。他主刀，助手常常跟不上。当然，东方式的细腻加上西方式的胆量，



1998 年，欧洲第一台机器人在德国心脏中心启用（中为 Hetzer 院长）

给翁渝国做手术。手术用了大概 8 个小时，术后 3 天她就出院了，一个月后就基本恢复了健康，现在和正常人没有什么两样。后来，病人见到他，只知道抱着他流眼泪，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举重若轻

曾有见过翁渝国的记者这样描述他：眼神专注而明亮，散发着让人不自

还不足以概括他的成功之道。有助手评价翁渝国的手术：“漂亮，到底是做过 1 万例的。”

位于柏林的德国心脏中心隶属洪堡 - 自由大学，是欧洲最大的心脏中心。该中心创建于 1986 年，翁渝国是中心的两个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心不可或缺的灵魂人物。身为中心技术副院长的他，也是唯一的副院长。

1997 年底，德国的《世界日报》以整版篇幅报道了这位中国心胸外科医生在德国创下的几项世界第一。德国权威媒体都进行了报道。

翁渝国曾救治过一个 21 岁的德国姑娘。她先后接受过两次手术，但是术后心力衰竭症状仍很严重。当地医院束手无策，就转

觉就能安心的强大气场。他的一双手格外突出，“精巧干练，属于当外科医生最好不过的那一类。”一些极为复杂的大手术，在翁渝国手中常常举重若轻。

翁渝国的手术模式通常被德国人认为是绝对标准。翁渝国的一个中国学生曾经跟一位德国医生上手术，觉得德国人做得不太对就指了出来。德国人回答：翁就是这样做的。殊不知翁渝国的手术操作已经到了没有一定之规的境界。手术的成功和手术的效果让翁渝国的名气越来越大，经常有特殊的人物，如世界冠军、著名演员、政府要人，要翁渝国为他们做手术。

这些年翁渝国一直关注国际最前沿的科技进展，然后通过实践有分析有选择地尝试。他说，大学只是教给你基本的医学知识。至于将来你干外科还是内科都要靠你自己不断的努力。仅仅读书是不够的，但也不要片面理解外科医生就是实践。要经常浏览世界上先进的医学期刊，比如外科医生就要浏览外科期刊，不一定篇篇都看，要有选择地看。要涉猎得多一点，拓宽自己的知识面。

此外，对心脏外科医生来说很要紧的是要多出去看看，中国医生相对缺少这样的机会。每年要出去开会，争取参加世界各地一些大的心脏会议和综合会议。闭户不出，只在一家医院里或只在一所大学里面，容易近亲繁殖。中国医生不是要出去一年两年或者是几个月，而是要经常短时间地出去走访。

阜外医院对人才的培养和老师们的无私传授对他产生了较大影响。多年来，翁渝国邀请了800多位来自全国各省（含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的心血管专业人员到德国心脏中心进修，最长的进修时间达10年，共计培养了20位医学博士，这些医护人员现在不同的岗位起着骨干作用。德国心脏中心和全国（含中国台湾）各省的医院建立了协作联系。翁渝国像自己的老师一样将技术倾囊相授，不隐藏、不保守。

1999年8月，他在福建省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讲学时了解到，该院为福鼎市点头镇的一对45天的胸腹连体婴儿施行了分体手术。术前，连体婴儿只有一个肝，一个心包，心脏紧贴，胸膜紧贴，胸骨、肋骨和膈肌连在一起。

分体术后，其中一个婴儿需手术矫正。这婴儿的气管切开不能拔除，胸腔狭小，先天性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心脏严重畸形。

翁渝国主动提出接患儿到德国，

并为他免费施行了 5 个小时的心脏修补手术。他半夜随救护车到机场接婴儿及其母亲和婴儿的医生，为他们从吃到住都安排妥当。这事一时被德中双方的报界、互联网广为报道。

有人将外科医生归类为三种：一种是创造手术的；一种是学习手术的；还有一种是学也学不会手术的。国内一位著名的心脏外科专家看过翁渝国教授的手术后说：翁渝国就是那种能够创造手术的人。

文 / 许奉彦



1995 年，在柏林报纸上，翁渝国被誉为“长着一双金手的外科医生”